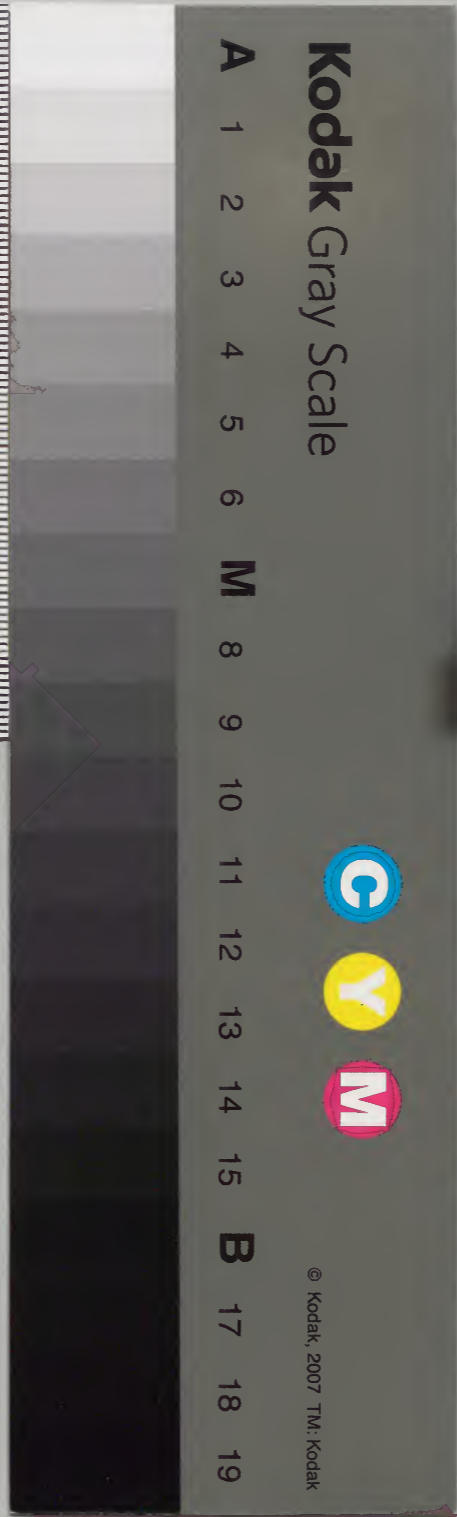


綱目卷之一

漢順帝
沖帝
質帝
桓帝

庫文閣內	
六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5
冊數	40 (11)
函號	283 37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十一

文庫

汪克寬

考異

後學

祁門

汪

克寬

考異

後學

上虞

徐

昭

考證

後學

望江

王

幼學

集覽

後學

武進

陳

濟

正誤

後學

建安

馮

智舒

質實

後學

永新

劉

友益

書法

後學

遂昌

尹

起莘

發明

起丙寅漢順帝永建元年凡四十一年

丙寅 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

漢順帝永建元年



初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卻曰替腹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日不虞主上將何以疏帝從之太密表請率羣臣朝魏卻即上疏帝從之不能分善惡故謂之替配字曰無目曰替亦無目之稱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春秋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謀殺其長子莊公後莊公置武姜于城穎誓之曰武姜黃泉無相見也穎考叔為遺賢我獨無之官莊公賜食考叔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賢我獨無之官莊公賜食考叔及泉隧而相見秦始皇即位太后與呂不韋通始皇遂為母子如初闕其質實穎考叔春秋時穎月及隊若今廷道其質實穎考叔春秋時穎

書
書是年靈帝書建寧四年是故朝太后皆遷后也皆不書順帝

以喪書者也

皇太后閻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隴西鍾羌反馬賢

擊破之質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戰於臨洮斬千餘級請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

質實
臨洮縣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秋七月以來歷為車騎將軍。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

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左雄為尚書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大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劾之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患詡上書自訟曰犯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遂為賢蓋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所發舉臧罪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張儉仁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輪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得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漢紀四十七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之帝時常疾盜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良
先帝乎虞誦盡忠更被拘繫張防滅罪明正反構志塞
天變時守羽林其占宮中下殺奏曰陛下收防疏云
從阿母語求請於帝是防坐徙邊即放數日遷僕射上
有方語甚公卿以帝感寤默拜議即恩為賢盡節為愚
相戒曰公卿以下多容拱默以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
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集覽韓史魚死節以雄
必有匡弼之節益由是拜雄尚書伯玉賢不能進衛子
夫史魚死謂其不當埋殯於室矣論輸左校論靈君不
肖召伯玉而貴之子瑗而退之坐論輸左校論靈君不
立召伯玉而貴之子瑗而退之坐論輸左校論靈君不
議法也輸作於左校而退之坐論輸左校論靈君不
傳音轉客星守羽林客星注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五星
危南有衆星曰羽林客星注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五星
常多奸邪故設羽林為軍衛也出而見則天求請阿倚
三而聚散在壘辟高天軍也出而見則天求請阿倚
水入軍起也其占視也謂不可使張防從宋城干求
也阿母順也乳母宋城也謂不可使張防從宋城干求

請託白璧不可為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揜記聘義篇瑕
不容多後福前書翟方進傳何持子不容之計無忠固
願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即莊子不容之計無忠固
適之意林希逸云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元已故謂之兩
王臣蹇蹇易蹇卦文也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蹇謂之兩
之官詩出納王命王之候舌後尚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
書猶天之有北斗為天候舌三公如人喉舌注引
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三公如人喉舌注引
舌語宋均曰為天之舌口主三公如人喉舌注引
命正誤傳考今按傳實所東漢末廢之故城在河間
府滄州東左雄
南郡涇陽人
書法為僕射又書左雄未為尚書帝可謂能從善矣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免官徒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
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伉曰朝廷非程等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漢順帝永建元年
三

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略天折使上有殺功臣之
譏宜急表之張曰詔指方怒言必獲譴舉曰明公年踰
八十位居台輔不於此時竭忠報國欲以何求諫而獲
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采請從此辭張乃表諫
帝從之復質周舉汝南汝陽人

增置緣邊兵屯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軍于憂恐
上書乞脩復障塞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
郡增置步兵列屯質朔方郡名注見隋恭帝元朔二年
塞下教習戰射質黎陽縣名注見隋恭帝元朔二年
威烈王二十三年

班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走之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郡兵擊破之○三月旱○夏六

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帝母李氏壅城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
感悟發哀親到壅所更以禮殯葬恭愍陵北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討焉耆降之徵勇下獄免

討當

西域皆服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攻之於是遣
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發諸國兵兩道擊之

朗先有罪欲徵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元
孟乞降朗入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書降之功故並書之朗不與班勇何朗先期也綱目惡

罪甚矣

秋七月朔日食○以許敬為司徒

敬仕於和安之間當實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
既敗士大夫多染汗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

漢書

樊英

四

初南陽樊英少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舉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杖不得已師到京稱疾疆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之禮大問得告歸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酒英初被詔命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張楷謂曰天聘及後應出與不訾也吾前怒萬乘之主及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始以不訾也吾前怒萬乘之主及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仕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司馬公曰古之人莫已而有道不民得行羣邪共處非君之子之所欲也古之人莫已而有道不

之不能從也無是數者則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或則位非所貪乃刑非所畏其可致者乃貪位畏刑則足貴哉若乃孝弟謹廉仕可致者乃貪位畏刑則歲雖不養俾遂以尊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優安養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勸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可如張楷而爭焉斯亦可矣固不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食君祿而爭焉斯亦可矣固不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聘召之幸矣尚何集覽云玄纁易貫卦束帛二纁象陰陽韻會注玄纁者天地之正色也曰訾與賞通不訾言無訾黃為纁不訾者極也曰訾與賞通不訾言無訾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曰訾與賞通不訾言無訾可以訾量舉逸民注見周赧王三十一量也言揚側陋書堯典篇曰明側陋謂微賤之人范升之誡毀光武時韓歆欲為傳曰春秋立難者以太史公左引左氏祖孔子而祖於立無因得立難者以太史公左引左氏祖孔子而祖於立

矣五經繆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者三十一事華士少
 正卯之流范審王何論曰大公戮華士於齊夫子誅少
 正卯於魯孔子家語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誅之
 少者正卯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誅之
 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誅之
 僻而堅三言為而辯四記醜而博五順非而澤少正卯行
 皆無有之此乃奸人之雄不可赦也王肅注士之為人虛
 士皆異世而此同誅者故謂華士不可赦也王肅注士之
 偽亦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不可赦也王肅注士之為人虛
 其如此而太公誅之豈所以為大公者哉少去聲信
 誤不訾之身今按此言身命至重不可量也范升之
 悍釣采華名等語即
 此事實也集覽誤甚
 賢實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以觀士楊厚黃瓊為議郎
 時又徵楊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左以
 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伯夷隘柳下
 民惠不恭不夷不惠何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其
 志終無時矣語曰曉曉者易缺缺者易盈盈者易折折者易
 其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微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
 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乎是故俗論皆言處
 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
 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入公府姓名杖策驅
 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
 之周師之子也少好學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姓名杖策驅
 負從師之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姓名杖策驅
 業諸生知其
 為諸子也
 為玷缺繳繳太八使君為穢汗即震認所謂白壁不可為
 也杜甫寄唐十使君為穢汗即震認所謂白壁不可為
 者亦引此曉曉繳繳以為說魯陽樊君行高無汗真解
 陽魯陽縣人驅驢負笈為木牀入極擘二反負書箱也說
 文驢上負也猶今人為木牀入極擘二反負書箱也說
 負載物也古人多言負笈謂自賢之
 瓊江夏安陸人魯陽縣
 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

辰戊

三年春正月地震○夏六月旱○秋九月鮮卑寇漁陽

志終無時矣語曰曉曉者易缺缺者易盈盈者易折折者易
 其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微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
 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乎是故俗論皆言處
 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
 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入公府姓名杖策驅
 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
 之周師之子也少好學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姓名杖策驅
 負從師之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姓名杖策驅
 業諸生知其
 為諸子也
 為玷缺繳繳太八使君為穢汗即震認所謂白壁不可為
 也杜甫寄唐十使君為穢汗即震認所謂白壁不可為
 者亦引此曉曉繳繳以為說魯陽樊君行高無汗真解
 陽魯陽縣人驅驢負笈為木牀入極擘二反負書箱也說
 文驢上負也猶今人為木牀入極擘二反負書箱也說
 負載物也古人多言負笈謂自賢之
 瓊江夏安陸人魯陽縣
 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

巳巳

四年春正月帝冠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內頗有災異修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嘉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贊實 桂陽

雨水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

冀謝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指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契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儒計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許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冬鮮卑寇朔方

五年夏四月旱蝗定遠侯班始棄市

始尚帝姑陰城公主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殺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贊實 一統志云定遠漢之縣名屬漢

中郡後廢之故城在漢中府西鄉縣治南漢班超封定侯即此班始扶風平陵人超之子陰城漢之縣名屬南陽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襄陽府穀城縣北

未辛

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為河間相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疆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入何別今相謁王豈謂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軍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

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

贊實 伊吾屯名注見明

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置司馬一人

通鑑綱目卷第十一

漢明帝本紀第三

六

書法 於是六書伊吾矣

秋九月起大學

文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頽敝鞠為蔬園將作大匠程璜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

書法 書予之也終綱目書立太學七詳光武建武五年

甲壬

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侍神任茲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乘氏侯商之女典經斷之聖憲帝從之恭懷皇后弟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質實 乘氏漢之縣名屬山陽郡東漢末廢之

故城在兗州府鉅野縣西南五十里漢梁商受封即此梁商安定烏氏人竦之孫

旱○三月揚州妖賊章河等作亂殺長吏○夏四月以梁

商為執金吾

考異

按凡例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晉咸寧元年書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則此梁字當作后父二字 ○冬護烏桓校尉耿曄遣烏

桓擊鮮卑大獲○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敝巧偽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己莫慮長久謂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劣弱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不同疾疾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亭傳責成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矣引高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拜除如流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測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

消

長吏有顯刻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
 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
 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
 乃得辟舉如此虛為之端絕迎送之役損而民各寧其
 所矣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言孔子
 曰四十不惑禮稱疆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可
 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不文吏課歲奏副之端門
 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拘年齒或回華從之胡廣
 駁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前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
 百官參其同異帝卒用雄奏令郡國舉孝廉或回華從之
 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
 行若穎淵子奇不拘年齒亦公直精明能審覈貞偽
 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陽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
 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穎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
 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
 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表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
 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荀且也猶言權宜顏師古曰春秋關丹廷見楚令尹子常
 之如豺虎稅之謂聚斂也春秋關丹廷見楚令尹子常

雋覽

各懷一切

歸語其弟曰吾見令尹如餓豺虎焉項背相望願師古
 曰謂前後相傳無常人也亭傳亭傳留行旅宿食之館傳謂傳
 舍轉轉相傳無常人也亭傳亭傳留行旅宿食之館傳謂傳
 吏顏師古曰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寬其負筭
 景帝詔曰今訾筭十以上乃得官庶士筭不長利此亦寬
 其負筭也禮稱疆仕記曲禮四十年失職貪夫長利此亦寬
 法受經於其師者謂之諸生後書徐防傳博士弟子皆
 以意說不脩家法注謂諸經為業各有名家蔡倫傳注
 貢父曰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儒林傳各隨家法
 注儒生習詩者曰詩家習禮者曰禮家故言各隨家法
 文吏課歲奏掌文法之吏課禮者曰禮家故言各隨家法
 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也副之再往也公府試中再詣
 殿前覆試顏淵魯人也名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年三
 十二而亡子奇齊人也字子奇按劉向新序
 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縣大化
 今按胡三省注郡縣長吏飾亭傳以夸過使客監司亦
 以是觀政也寬其負筭今按李賢曰負欠也筭口錢也
 儒生未有品
 秩故寬之

貨實

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穎川郡

名注見秦二世三年下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一統
 志云顏淵魯人無繇之子孔門弟子天資明睿聞一知
 十居十哲之首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
 之動曰天喪予歷代累封充國復聖公首配祀孔子廟
 庭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
 以賑貧乏邑內大化未嘉冲帝年號

書

課箋也其譏何與庶舉孝而限之年且試家法
 課箋奏非初意矣下書增為四科甚譏之

閏十二月恭陵百丈無災

質實

恭陵注見安
 帝延光三年

酉癸

二年春正月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

上召郎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
 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錢
 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
 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青興致升
 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慢
 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
 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
 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數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

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旱夏水宜務
 節約四去年八月災或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
 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恐有羌寇宜為
 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
 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年歲於時三其宜大蠲法
 令有所變更王固又言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
 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
 廣為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
 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
 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集覽 三台階即泰階也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
 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天者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泰階
 下星為文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
 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
 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矣蘇林曰能
 音台又三能三能注見武帝元封元年累鐘之奉讀與俸
 同秩祿也左傳釜十為鍾六斛四斗也癸惑出入軒轅
 癸惑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天官書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正
 形如騰龍也詳授神契云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正

動

義曰軒轅在七星北主風雨之神(天苑趨參天苑注見安帝末初三年參注見成帝元延三年(玉井)天官書參下四小星名玉井歲無隔并隔否隔也并頻并也書宣範入庶徵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是已漢成帝時薛宣上疏曰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唐中宗時(質實)即顓安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即此

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左准上封事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准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罪刑人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情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案尚書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懼快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天下而與聖同爵號懼違本操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俸阿母可為吏民所怪果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克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商

讓還

質實

造生讒賊廢立造作生事讓諸賊害也王聖

而廢太子

質實

年一統志云(山陽)郡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

邑入雍立隋復置襄邑屬宋州唐屬杞州後仍屬宋州宋屬應天府崇寧間建拱州以東輔大觀中廢拱州後復置金改睢州元因之並以襄邑縣為附郭中廢拱州省入州屬開封府(野王)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國朝

發明

順帝在儲貳之時橫羅廢黜雖年方冲幼亦必

閹宦挾功擅朝然政事無大顛錯者亦其清明之天未甚洩汨爾夫何至是春秋已十有八乃始封爵亂母親尋覆轍備見於綱目之所書何哉蓋帝天資不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

重今冀已高讓山陽亦宜崇其本節唯言切至亦
 畏懼辭讓而帝卒對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
 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唯上言九卿大臣行
 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覽建始四年瞽說行有佩玉之節謂之瞽又注見成帝
 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銷鳴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
 聲行則鳴佩玉是以前非玉銷鳴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
 步有佩玉之度注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璜珠
 以納其間玉銷鳴焉
 是為行步之節度

質實

漢陽郡名注見靈帝建寧二年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
 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王
 豈無阿乳之恩豈無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
 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
 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間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
 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

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前爵位尊顯顯
 兼加求平建初故事始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
 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
 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諂
 為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便真此雖小司馬
 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司馬
 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
 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
 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
 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
 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警猶史二
 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
 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
 必絜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
 蹉跌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不足為憂今隄防
 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蹇遭凶年不足為憂今隄防
 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
 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

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其心腹整理本朝雖
有寇賊水旱之災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
下固可憂矣又宜嚴足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
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官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
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
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
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効民猶有咨嗟之怨者
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
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為之制度故嫁娶之禮
儉則婚者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
時則農夫利矣夫妻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
而為非者必不多矣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
今二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
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
也魯子長於孝然實魯純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
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上覽衆
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
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尚疾之詐為飛
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
乃得釋出為洛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

之情通貫六藝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著
靈憲性恬憺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阿母後
竟坐構姦認罔罔長水司馬馬長水胡騎類師古曰長
水胡之名開陽城門候雒陽城十二門開陽一門之名
也每門置候一人屬城門校尉司啓閉出入初拜便真
除官曰拜謂初除便得真命不試守也源流至論曰平
帝紀曰二拜謂初除便得真命不試守也源流至論曰平
除皆試守蒲歲稱職乃為真食全俸賦政賦班政教也
詩賦政于外蹉跌千箇反跌徒結反類師古曰蹉跌也
足失措貌厭塞厭又音益涉反蔡氏書傳曰蹉跌也
此事自宮中降下作渾天儀渾胡本反蔡氏書傳曰
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
術以天為圓如彈丸之形其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
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狀似鳥卵地居其中
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

漢書卷之九十一 律曆志第十一 渾天儀

用

半在地下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閼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徑一尺而為之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疆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王衡之遺法也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者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說多具載書傳璿璣玉衡下又宋渾天儀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三年著靈憲著陟慮反紀述也張衡本傳著作著靈憲算圖論注云靈憲序曰昔有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執尋緒本元先準之為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輿然衛集無筭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筭之因名焉性恬澹恬安澹靜也愴通作淡莊子曰平易則恬淡

晉書

陽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張衡南

書法

帝求元七年安帝元初六年延光元年秋二年

併書京師是年獻帝以一月再震書京師興元年皆大異也終綱目舉敦樸二元帝末興元年是年
發明 順帝初年閹宦滿朝然無大變異者時方幼冲故上天譴告以真其地而知悟爾綱目上書封爵乳母下書京師地震京師地地而分注載樸士對策亦首及此天變人言非不明白帝猶恬然不寤彼昏不知尚可與之言乎

秋七月太尉龐參免

大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奏風案之參稱疾廣漢上計掾段恭上疏曰伏見道隸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節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在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黄門視參疾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
集覽 乘風上計掾殺之維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正誤 司隸乘掾俞絹反官屬也上計注見武帝元光五
年令與計階中傷陰中害人也中竹仲反

今按漢書龐參傳及通鑑本文及別本綱目皆作承風謂承望風指也司隸因龐參為左右所毀故乘風按之也如作乘風亦通猶言乘勢謂為姓名則非

鮮卑寇馬城

質實

城一統志云馬城古塞名在永平府灤州城南二十里唐置馬城縣於此後廢之

元省入義豐縣是後其至韃死鮮卑抄盜差稀

戊甲

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擊破北匈奴獲單于母○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發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後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宜雅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

邪也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此中與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疏言圖識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為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集覽

昌傳呂后側耳東廂頰師古注正寢東也西室皆曰廂言如箱篋之形重膳重疊也膳其食也庖人味必加善故曰膳刑德八柄猶器之有柄言刑德由天子出非人臣所得預也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官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死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見天官圖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漢末夏賀良之徒為緯詩緯為有經必有緯也九宮易緯乾鑿度曰太一取宮數以行九宮鄭氏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之宮每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一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六
分以陽出而陰入陽起於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
宮從坎宮起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
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從於中央遊息於中央之宮既
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於兌宮又
自此而從於離宮矣上遊息於此而從於
艮宮又自此而從於坎宮始終於離宮也風角類師古
星而反紫宮行起於坎宮之風以占吉凶也八風注見
曰角隅也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八風注見
新莽始建國二年不正誤刑德八柄今按德猶恩惠也
占之書識書是也書盤庚以動用非德猶恩惠也
非罰對言又曰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說者謂用德
猶言用賞與此德字義同八柄爵祿予置生五者德也
奪廢誅三者刑也

秋七月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校尉馬續擊破之實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漢實實十一月司徒劉琦司空

孔扶免

用周舉之言也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考異提要無

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
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
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實實張綱捷為
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

書法以養子襲爵則德其立已故也私已甚矣書曰

初病漢也

發明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此唐人李

天刑之人非有嗣續可傳之實而順帝乃始聽其以
養子襲爵帝之愛厚宦者欲其流澤蕃衍勤亦至矣
其如漢祚浸微浸滅何直書于冊失自見矣

旱○遣謁者馬賢擊鍾羗火破之○夏四月以梁商為大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遣使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柔和有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誠令王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

集覽

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能商不為諸侯而耕

丙

秋閏八月朔日食○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十二月地震

宋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為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諸理訴寃之義纖微感際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

實

王龔山陽高平人

不至重問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
集覽 亟自實 亟紀力反疾也 有實 有首其罪也 乃得釋 顏師古曰 感意氣而立節 梁商也 兩引 正誤 今按 分決 分亦決也 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引決
正誤 今按 古謂治獄官為大理 謂往法司辯對也

以梁冀為河南尹

考異

據延熹二年書封皇后兄三字

冀嗜酒逸遊居職縱暴商客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人殺放而推疑放之怨仇捕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覽 推疑 推音

書法

再書以何殊龔於冀也綱目之別賢不肖嚴矣

東漢都洛百有餘年河南尹無聞焉於是始書梁冀兄弟微揚秉朱儁幾無人矣終東漢書以為河南尹三因事見者三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

漢書卷一百一

七

武陵蠻反

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集覽

貢布

歸縣室多幽閉其女盡織布數十升案南蠻傳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

贊

武陵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四年

丑丁

二年春以李進為武陵太守討平之

考異

討當作擊

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夏四月地震○象林蠻反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憐遠役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

集覽

象林縣名屬日南郡古越裳國界今南

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筵西重巖東涯海乃

贊

象林縣名注見後主延興四年

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不至

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集覽

法真處士姓名字高卿內

地震

太尉王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事諫之者夔乃止

十二月還宮

寅戊

三年春二月地震金城隴西山崩○夏閏四月地震○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侍御史賈昌為州郡討區麟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
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
曰荆揚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
必更生患充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
州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之四五遠涉萬里去卒
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闔軍行日三十里而充豫去日
不計將吏驢馬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
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
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
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諸曰虜來尚
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曰虜來尚
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太守任之
也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封侯列士之賞故并州
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
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守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
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入賊中設方畧至
招開示慰誘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集

覽長沙郡屬荆州今潭州是十三州志有萬里沙欄而
西自湘州至東乘萬里故名長沙任將帥任音垂蠶
也謂材堪為將帥四府太
傳太師司空徒之府
武帝元鼎六年益州郡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滇國
祝良長沙臨湘人交趾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

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推薦周舉為尚書至是推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
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推推曰詔書使選武
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
也推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
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
以舉之而不才誤升諸朝不取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
意與宦子殊也推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厚以此賢之
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
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因景監以
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
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
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集覽

於草舍茅屋之下故云

通鑑卷之...

儀禮曰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
八年晉曰刺草之臣衛鞅因景監以見注見周顯王八年
一統志云趙宣子晉人即趙盾為常法卒謚曰宣賈季曰
世卿制事典碎獄刑行諸晉為常法卒謚曰宣賈季曰
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也韓厥晉人景公時為司馬
竇之役大敗趙盾執臣禮於齊君鄆陵之役逐鄭伯不敢
速晉遷新田用其謀卒謚曰獻

冬十月燒當羌那離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十二月

朔日食

卯己

四年春正月常侍張達等伏誅

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冀與交而中常侍
張達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孟育圖廢立帝曰必
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懼矯詔殺騰育帝怒收達
等下獄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
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織
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

帝納之煩賢曹騰沛人

書法宦者書伏誅始此終綱目宦者書伏誅十張達
季迷蜀王承休周孫延希

三月地震○夏四月馬賢擊那離等斬之○秋八月太原

旱質太原郡名注見齊明

辰庚

五年春二月地震○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夏五月詔度

遼將軍馬續招降之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
稷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
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
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大將軍商
曰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蒲高
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

通鑑卷之...

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務先所長以觀其謀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大集覽車紐南龍王質實黨汝氏人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

是月晦日食 ○ 且凍傳難種羌寇三輔以馬賢為征西將

軍討之 考異 討當 涼初那辭等既平朝廷以來機劉秉為并 涼刺史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復反

羌寇武都燒隴關 質實 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隴關在鳳翔府隴州西七十里

舊更二關也 新關在隴山本大震關太中間防禦使薛達徙築 西有舊故關新故關俱屬故關大寨巡檢司按唐志汧源縣

邊冬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墜唐

羌寇三輔燒園陵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知大 夫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 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 支黨而馬賢等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 逃匿避回可用關東兵五千人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請 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 將暑不張蓋寒不被裘今賢守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 於東且其將士反不懼賢等專守高城潰叛之變也安 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也 謂其黨與之分散如木之有枝故曰支黨也 反畏避也前書王溫舒傳即有避回注謂不盡意捕擊

賢

通鑑綱目卷第... 漢書卷第... 漢書卷第...

漢書卷第... 漢書卷第... 漢書卷第...

漢書卷第... 漢書卷第... 漢書卷第...

漢書卷第... 漢書卷第... 漢書卷第...

盜賊也。漏出其後，謂脫漏在人之後。埋根，言不退也。雜，選或作沓。達，合反。迨，選也。說文：雜，選衆多貌。高克，潰叛。高克，春秋衛文公使將兵禦寇于竟。衆散而歸。高克遂奔陳。高克，安定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

二月有星孛于營室。○武都太守趙冲擊破鞏唐羌詔冲

督河西四郡兵

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固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滿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昔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也，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可少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之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不邁。○實定皇朝那人

鞏唐羌寇北地。○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初商以上已會賓客，譙于雒水。酒闌，繼以離露之歌。周舉聞之，數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歿將及乎，至是病篤。救糞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祭藏衣衾，飯含。王匣珠具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薨，諸子欲從其誨。○集覽三月上已，象齒反。韓詩：章句曰：鄭俗以沈約宋書曰：魏已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已也。風俗通曰：已社也。謂邪病已去，祈介社也。晉武帝嘗問：擊震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虞村人，以為惟乃招携之。水濱洗後，遂因水以虞小生，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是好事。東晉進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子終。於二漢相緣，皆為盛集也。韻會注：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字無鉤挑者，為辰巳字。是蓋未知義也。案史記：巳者，言陽氣已盡也。釋名云：巳，巳也。是辰巳字。不特書記巳者，言

兩

商

亦讀如已矣之已也（離露之歌）杜佑通典曰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門人不歌哭但隨振叙哀歌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離露送王公貴人萬里送士大夫庶人其辭曰離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何相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見于寶搜神記飯含飯以玉遠反舊作吟並戶暗反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遠反以具士飯以珠含以具鄭玄曰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不聞案文公家禮執事者陳飯含之具沐浴乃飯含注云以卓子陳于堂前西壁下南上錢三實于小箱米二升以新水漸令精實于盆主人哭盡哀左袒自前扱於腰之右盥手執箱以入侍者一人插匙于米盥執以從置于尸西主人以匙抄米實尸口之右並實一錢又於亦如之

書法 大將軍自岑彭後未有善卒者於是卒梁商賢之也

集覽 不疑梁冀之弟名

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為河南尹

舉為諫議大夫

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諸羌寇武威

贊

武威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

○是月晦日食○

冬十月徙安定北地郡

贊

北地郡注見秦王政三年

○十一月遣車

騎將軍張喬屯三輔

○徙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舉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後徵而固待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

漢安元年秋八月吾斯等復反

集覽

吾斯南匈奴王名

○遣八使

壬午

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藥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
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立之
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理其車輪
於維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
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網言
直不能用也他使所効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
侍御史种嵩疾之復行集覽六百石墨綬三采
案舉乃更考正其罪質實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

以李固為將作大匠

質實 將作大匠官名注 見光武建武三年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
問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

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前後二
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謂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
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
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
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
荆揚充豫大兵雲合身有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
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
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
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
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為樂散隨部
衆任從所之親為下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
召之入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過之在郡一
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用行喪送任峻冀州刺史
墳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雉陽之後皆不稱職峻能
蘇章膠東相吳祐維陽自王煥之後皆不稱職峻能
用文武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
於煥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有故人清河太守章行
部欲案其姦賊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
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
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

通鑑綱目卷之...

以惟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
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
私賦民錢布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
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錄以親故
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
集覽血嗣俱絕嗣絕則無
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史喘疾息也須臾不久貌猶苟延殘喘少延視息之義
面縛索隱曰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私賦民錢市衣賦
欽也本傳賦錢五百為父市單衣
贊寶廣陵郡名注見光武帝元朔五年
年蘇章扶風平陵人
吳祐陳留長垣人

冬罕羌降罷張喬軍屯

未癸

二年夏四月以趙冲為護羌校尉擊燒當羌破之○冬十
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吾斯殺之○地震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
谷拆裂壤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

書法於是涼州自九月至十一月地震未有一百八十震
民死甚衆綱目書地震未有數於此者矣

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惟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
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
帝從之

書法書增為四科何譏也前有試家法課牋奏二科
矣今復增孝弟從政為四孝悌居四科之一則
孝廉二字皆虛
名也書甚譏之

申

建康元年春趙冲討羌戰歿

冲追叛羌遇伏戰死而前後
多所斬獲羌由是亦衰耗

夏四月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羌烏桓悉降○立皇

子炳為太子

提要作立子炳為皇太子按尊立例曰
立太子曰立子某為皇太子非正統者

孝廉

此設書討與
討西羌同

通鑑綱目卷第十一

去皇號注云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為皇子則此皇字疑誤合從提要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種嵩監其家中常侍高楚

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效從而未決

無詔信何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

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屈不取對

高臨事不感帝亦嘉其持重橋善者良久

中護太子之家也從

善法者非無子則不早見者也

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

討之 **賢實** 馮緄巴郡人 ○帝崩太子炳即位

歲年二 **書法** 賀善贊曰順帝之篇首書改葬楊震繼書朝太

張達書擢周舉皆可紀者也帝亦後來之賢主歟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葬憲陵 **賢實** 一統志云憲陵在河內府城東北 ○地震詔舉賢良

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技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

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

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誠大將軍冀河南

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

割減廩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

者也將軍兄弟揮職者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

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

鑿痛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凡諸宿酒徒戲

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 **集覽** 變元元度通作渡

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集覽** 濟也元元注見元

帝初元 **集覽** 濟也元元注見元

通鑑綱目卷第十一

漢明帝建元元年

十六

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冬十月交阯蠻夷復反刺

史夏方降之○九江盜馬勉稱帝於當塗管實九一統志云

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當塗漢之縣名屬九江郡三國魏發之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塗山北麓下即古塗山氏之國漢武帝封○羣盜發憲陵

書法

發明

於未有葬無幾時耳綱目書陵寢之變
七未於此者矣詳漢初乙未年
東漢之亡人皆咎威靈之不君而不知滅亡之
兆已著於安順之時今觀綱目所書如寵信宦
者任用羣小崇獎外戚所以稔亡漢之禍者實在於
此故夫日食地震山崩雨雹寇盜災異史不絕書二
君既不之悟於是安帝終於南遊而綱目書帝崩于
葉矣順帝甫成葬禮而綱目書盜發憲陵矣夫以二
君不善之積而未即滅亡者祖宗德澤在人未泯天
意未遽絕之積而未即滅亡者祖宗德澤在人未泯天
見之綱目據事直書而天理自明所以戒後世君
不可得罪於天人其顯然之應若此豈不深切著明

也哉

配 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梁太后以楊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
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
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丘之謀近日比鄰之
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以
集覽 沙丘之謀秦始皇崩於沙丘趙高秘不發喪詐以
事安帝崩立北鄉侯而更徵諸王子鄉去聲
喪閉宮屯兵自守而更徵諸王子鄉去聲
今按鄉如字

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續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

迎續入即位罷蒜歸國

蒜續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
心焉而續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孝冲皇帝本紀第五十五

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
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續入南宮即
皇帝位赫 **集覽** 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
罷歸國赫 **集覽** 帝鄧閻之利幼弱鄧騭立殤帝誕育百
餘日而即位不一年薨而崩
閻顯立北鄉侯其年薨

書

其書罷赫並徵一迎一罷宜矣故史稱赫嚴重違衆

罷之書曰罷赫若曰其迎其罷冀皆有云耳漢也
書迎立者十君昌邑書霍光承皇后詔宣帝書光奏
太后公也此冀私也亦書白太后何太后梁氏女書
白太后交責之也美惡不嫌同辭下書白太后策免
固迎蠡吾侯志

入即位義同

發明

置君大事也必廣謀從衆然後皇極神器得所
付託今清河渤海同至京師公卿既皆歸心於

赫而冀乃貪立幼穉違衆獨行是九五大寶乃私門
之物爾書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續入即位罷赫歸國
則冀一時勢煇可畏若此其恨復自用直情徑行之
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漢朝公卿尚可用與之此有並

乎列

葬懷陵

實

一統志云懷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卑與費廣新創憲陵賦
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坐內如康陵制度太
后從之太后委政李固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而梁冀
尤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
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隆 **集覽** 賊發賊斂徵發也
支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集覽** 康陵制度康陵殤
帝陵墓也以百姓苦役方中秘藏及諸工
作並咸十之九飛章注見桓帝延熹八年

廣陵張嬰據郡反

嬰既降至是復反

二月叛羌皆降隴右復平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盜牢稟貨賂左
右不恤軍事白骨相望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二

漢中書令張芝

文

離南狐奴等五萬餘戶

皆請並降隴右復平

也古者名稟牢離南狐奴羌種名浦乃感反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擊馬勉范容等斬之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傳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

破斬馬勉范容等

詔康陵在恭陵上

詔曰殤帝即位踰年安帝承襲統業而前世

冬十一月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進擊張嬰及孟皆破斬

之東南悉平

屬九江郡東漢為揚州刺史治所三國屬吳為重鎮

淮南郡東晉分置歷陽郡劉宋兼置南豫州治歷陽梁末

屬東魏北齊置和州治歷陽縣大業初改為歷陽郡唐初為

和州天寶初又為歷陽郡乾元初復為和州五代時屬南

唐後屬後周宋隸淮南西道元陞和州路後為和州隸廬

州路領歷陽含山烏江三縣國朝初省歷陽烏江二縣

入和州後又改為歷陽縣仍隸

廬州尋復為和州直隸京師

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後論功

當封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遂卒於家

孝賢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

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

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海水溢

書法

元書海溢始此終綱目書海溢六年是年桓帝永康

書法

元年靈帝建寧四年梁庚子年唐高宗顯慶元

書法

元年靈帝建寧四年梁庚子年唐高宗顯慶元

書法

元年靈帝建寧四年梁庚子年唐高宗顯慶元

書法

元年靈帝建寧四年梁庚子年唐高宗顯慶元

丙戌

○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

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日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羹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若問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河王蒜明德若問又屬最尊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冀欲立之騰又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振房之親秉攝萬機實客從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

禍矣不知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備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大將軍掾朱穆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傳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嵩樂巴集覽跋扈猶言疆梁也類師古曰苞竹籬等冀不能用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扈也跋扈而凶橫自恣詩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猶跋扈也跋扈而凶橫自恣陵人之貌推舉推舉屬郡或云在高陽國屬冀州今蠡曰中山國邑前書屬郡或云在漢之縣高陽屬冀州今蠡州是也蠡吾質實齊省入傳野縣隋初屬高陽郡唐初屬滿州武德中置蠡州宋置永寧軍金改為寧州後仍改蠡州元仍舊蠡州宋置永寧軍金改為寧州後

書法

也終綱目也策免大臣常事耳其必書蠡吾侯志入即位况固方推舉侍醫此罪人所甚懼者宜其汲汲於去

漢高祖本紀元年

三

之故安漢公之弒帝也。不書進毒而此則書之。所以
著免固之由也。是故質帝之世先書策免太尉固而
後蠡吾侯可以立。陳文之俎先書始興王伏誅而後
太子叔寶可以立。一先大丞相之意。微矣。終綱目
弒書進毒四梁冀胡太后大丞相泰家宰護。口冲帝
之立書。太后臨朝矣。質帝既立。太后猶臨朝。可知也。
不書至是。則書之而稱。猶何也。質帝立。年八歲。太后
臨朝。無足議也。蠡吾於是年十五矣。以為可已。而不
已。也。故書猶。傷帝元平元年。桓帝立。年十三。而太后
猶臨朝。則書猶。是年皆可已。而不已。已者。也。終綱目書
猶臨朝。二而已。已者。也。終綱目書猶臨朝。二而已。已者。也。
發明 得無以亂朝。梁冀之惡。固天地之所不容。然非太
后主之於內。則亦未必能至此。極方是之時。質帝年
雖幼。釋乃能促召大臣。言其所食之物。是。其心中了
了。明知進毒之禍。而漢朝諸人。不能推求。進膳之人
考核。致疾之由。必期得賊。而後已。方且聯書示戒。聽
命于賊。果何為者。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國
為無人。以糞之凶。悖固未易以討。殺然使力不能勝。

別本故作弒

則聲其罪於天下。死之可也。去之可也。為有大行。屢
駕。明知鳩毒致禍。而不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
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太后
雖未必與。聞乎。故然身為罪人。之生何。以自解。綱目
於梁冀之事。一則曰。太后猶臨朝。二則曰。太后雖欲自
吾既立之後。又書太后。猶臨朝。太后雖欲自免。其可
乎。得

秋七月葬靜陵

贊

一統志云。靜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九月追尊河間

孝王為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冬十月尊母偃氏為

博園貴人

贊

偃氏偃音偃史記偃姓咎繇之後

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春秋之法。嗣君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
能致討。故天變見焉。日食正旦於嗣服。紀元之初。是
人君即位。其始已不正矣。綱目書此。雖不言其理。而

亥丁

豈不深在其中天命不常

○三月黃龍見譙○夏四月地震○六月以杜喬為大尉

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

集覽

側足而

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

廣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

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綾裂勞臣之士其為乘

集覽

豈伊猶言

書

何書也立君多矣未而有書論定策功者書定策功

可賤也宋揚四子與江京並書梁冀子弟與劉廣並

書綱目書蓋封戶五成帝綏和二年河間王良是年
梁冀齊甲子年豫章王熾唐睿宗景雲元年太平公
主文宗二十三年咸宜公
主未有多於梁冀者也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

史仲焉糾發其姦冀恨焉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

理太后赦焉免官以金鉉會喪喬獨不往至是立后冀

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揚舊典不聽冀獨不往至是立后冀

宮為尚書喬以官為賊罪不用由是日作冀

依惠帝納后故事黃金一萬斤納采焉璧乘馬此舊典

也汜宮汜或作沈並符滅反皇甫謚曰本生凡氏因遭

秦亂汜在地汜水故改姓焉汜

書

東漢之策書立貴人某氏為皇后恒辭也此書

故異其文者五詳惠帝四年皆其有故者也

后異其文者五詳惠帝四年皆其有故者也

通鑑綱目卷第十一

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宦者唐衡左官等共譖杜喬帝亦怒之會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嵩殺之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織鐵鎖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其終為己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從事中郎馬融為作章表祐謂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顧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冀戒悲慙長歎流涕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不去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憤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

並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班皆隱匿終身不仕吳祐亦自免歸卒於家覽左官即左回天也官本憲字章讓曰說文憲憂也或有尉氏縣賈械貫穿也械桎也王調先自以三木貫其項及手足而待罪要鐵鎖要與腰通以要負鐵鎖示有必死之罪鐵鎖注見秦二世三年通許通同也臨命臨將命終也令有敢臨令臨並去聲不許臨突陳留注見章帝建初元年有敢臨令臨並去聲不許臨突陳留注被服也類師古曰武士常赤憤以成其威也憤注見帝玄更始元年夏實一統志云尉氏漢之縣名本春秋門洛陽城門名實鄭大夫尉氏之邑也漢屬陳留郡晉及後魏俱因之北齊省隋復置屬許州後屬潁川郡唐屬隋州後屬汴州宋屬開封府金元仍舊屬潁川郡之屬開封府扶風茂陵人董班死元

書法

於疑於文謀立蒜則為不書蒜其得免乎書曰

蒜自殺罪太后也

蒜自殺罪太后也

蒜自殺罪太后也

蒜自殺罪太后也

蒜自殺罪太后也

蒜自殺罪太后也

蒜自殺罪太后也

發明 李固杜喬之死二人皆寃之二君誠忠於漢者然

帝死其故綱目於此皆不書其故官

二年春正月帝冠 ○三月白馬羌寇廣漢 **質實** 白馬羌注

帝承聖元年(廣漢)郡名 ○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

改清河為甘陵 **質實** 清河縣名注見安帝建光

梁冀惡清河名乃改焉

秋大水

三年夏四月晦日食 ○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大水 ○

九月地再震山崩

書 元帝之篇書正月地震七月復震矣此其并書

異也終綱目書地震一而巳是年獻帝興平元年

○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賢良對策議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徐緄靖熹汪爽蕭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穎陰令苑康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性簡亢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爽嘗謂膺曰鍾皓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寔出單微同郡鍾皓其御既還喜徒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不可倫從之常侍侯覽乞從倫署外徵以聖明德於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乞從倫署外徵乃謂人曰吾前為鄉論惟其非舉寔終無所教還而於外徵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令還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者以沛相賦敘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素與子
齊名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
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其母膺之
姑也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
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阜白
邪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
時邪必欲保身集覽高陽里以昔者高陽氏有才入
全家爾道為貴集覽人謂之八凱故更名其里曰高陽
以旌表之為其御為去聲為李膺御車也乞從外署求
還於府之外集覽署以示非太守之過也丘縣名屬沛國
行部之行也孟反集覽巡視也至所部之縣有所察也沛相
沛國之相也集覽何太無阜白邪無阜白謂不區別是殊
也鍾瑾本傳曰孟子以為人無是心非人也弟何
期不與孟軻同邪集覽國武子好招人過招人過失左傳
也名佐字武子春秋齊大夫好招人過招人過失左傳
成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孟子鮑牽言以招人過失左傳
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以告孟孟子鮑牽言以招人過失左傳
鮑牽明年殺國佐于內宮案聲孟孟子靈公夫靈公而以致
怨惡惡如字讀鍾瑾本傳作以致致集覽爾道為貴今按
怨本爾道為貴爾與爾字通也

指謂兄子瑾以集覽蜀涪穎川穎陰人朗陵國名注見
其所行為貴也集覽明帝永平四年穎陰縣名注見文
帝二年一統志云高陽里在開封府許州城內漢荀淑
所居里舊各西豪穎陰令苑康以為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改其里曰高陽大丘春秋時地名
屬芒縣秦因之西漢折為芒大丘二縣東漢改芒曰臨
睢大丘曰大丘三國魏二縣俱廢晉為譙郡斬縣地隋
始置求成縣屬譙州後廢唐復置屬亳州宋仍舊元屬
歸德路國朝因之

之改屬開封府集覽卒前官錄賢也綱目卒前
書法官六辭安帝元初二年

寅庚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書法前書猶臨朝議也此書歸政其美之歟亦讖也
崩蓋精神血氣其自也三臨朝矣正月歸政二月而
是故上書歸政繼書崩所深幾之也終其身者幾希
后臨朝御殿稱詔者二十二年書歸政者四年是年
后晉穆帝升平元年禮太后孝武皇帝太元元年褚太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通鑑卷之... 唐中宗嗣聖三年武太后皆

久臨朝者也惟晉褚氏無譏焉

○三月帝還北宮○葬順烈皇后○封大將軍冀妻孫壽

為襄城君

實

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五年

壽善為妖態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出入專所刺史
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為宅嬋極土木五相誇競
起免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識人有犯者罪
至死冀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
怨毒侍御史朱按奏記曰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與而在
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者
危自安主孤特困而莫之郵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
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所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
解人惑使挾奸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
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
納冀難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無職欲冀以
自固復又奏記極諫冀報書云此僕亦無一可邪冀
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蕃

答殺之坐左

實

安樂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二年修武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二年

夏五月尊博園優貴人曰孝崇后○秋七月梓潼山崩

實

一統志云梓潼漢之縣名廣漢郡治此蜀漢置梓潼郡

郡魏改為潼川郡移縣於舊治改名梓潼屬晉安郡唐屬

卯辛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
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
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疑嘗舉陵才誤見權序
今中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
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經年十六容
貌甚陋不勝冠帶不疑自恥兄胤有隙遂讓位歸第與
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

通鑑卷之... 元嘉元年

通鑑綱目卷之...

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

不疑冀諷有司奏融貪濁此其書朔何罪冀也

禮罪孰大焉詔以俸贖未有書所劾者特舉尚書張陵嘉

舉職也而詔以俸贖未有書所劾者特舉尚書張陵嘉

所以見桓帝罰梁冀之寬一字之筆削嚴矣

辨是以至此極耳詔以俸贖特書于冊參譏之也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天不言語

自非郊廟之告王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尚列其戒况於先王法服而私出樂遊降亂尊卑等

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慙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章亡命居渭城界中夜玄服入朝居廊間執戟立於

廟門待上入欲為逆發覺伏誅

書法是日日者何著天應之捷也是故哀帝用丁傅而

隋文立晉王廣而是日天下地震綱目變異揭書是日者三

已而

發明桓帝微行無異於孝武孝成也然天變何為不

與之為私是以天怒若此用見逆黨固天誅所不能赦

也大風晝昏特書是日其所以昭示天意誅討亂賊

豈不明哉

京師早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質實任城國名注見明帝末

平十四年梁國注見周

質實

平十四年

注見周

注見周

四年王○北匈奴寇伊吾○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請公車稱病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
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
日夕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敢習亂安危快不自
觀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
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
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憇夫自
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苴
罷然成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苴
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不安寧之域而已
故聖人執權適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
所聞簡忽所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
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發
執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漢室基元
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聖人能與秦世惟移而俗
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秦世惟移而俗
之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身平則致
足解平城之圍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疾舞

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
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
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
街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多勸鞭馭以救之豈暇焉
和鸞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考棄市答
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為
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致平之主宜寫一
置之坐側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
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
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知姑息是以
於目前姦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
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政猛則民殘
猛以濟寬政殘則施之斯不以寬寬以濟猛政猛則民殘
正而不依阿於人也孟史記遊俠傳韓子曰讀書懷獨行
君子之德注行下孟史記遊俠傳韓子曰讀書懷獨行
路者注路不決也文子立命篇我未見岐路而有不運
回者注路不決也文子立命篇我未見岐路而有不運
岐路之間而不躡躡者顧適從括囊守祿閉慎不言如囊
無指也左傳曰吾誰適從括囊守祿閉慎不言如囊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漢宣帝二十五年 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口之括結惟務持守祿位而已易坤卦括囊無咎無譽
爵伊不舒貌垢玩本傳玩作翫注垢惡也補從記內則
衣囊浥裂紈綺密如靜貌也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
不循於舊也密如靜貌也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
如亂秦之餘而治朱氏附錄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
曰上古結繩而治朱氏附錄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
此俗曰下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禮書曰干以華為之
其背曰瓦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禮書曰干以華為之
如高帝被匈奴圍在平城時豈此文舞所執修闡文教也
善馬駘其銜駘來反銜脫曰駘家語古者天子以德
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故善駘駘者正銜勒齊轡策
四壯天子所乘之駕也皇路大路也釋注壯馬也鄭玄曰
注掛音巨炎反以木銜馬口也勒節奏說苑曰和鸞皆鈴也
猶東也勒車轅也鳴和鸞清節奏說苑曰和鸞皆鈴也
和銜上近於馬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和鸞皆鈴也
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軌也升車則馬動以和鸞皆鈴也
迎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也周禮保氏教之
迎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也周禮保氏教之

五畝一曰鳴和鸞山陽仲長統仲長復姓統名也山陽
郡高平人山陽故城在襄州脩武西北高平故城在懷
州西河正誤之義政令垢玩今按韻書快又陀骨切當為
狎也密如句絕今按李賢曰猶言密如也言其嚴密不
密如句絕今按李賢曰猶言密如也言其嚴密不
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惟皇路天
指此而言之時勢不同也皇路今按李賢曰皇路天
也書云尊之實陽郡注見帝成帝河平二年
王之路書舉獨行終而巳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甲四縣以
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勲德宜比周
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鄧禹合食
四縣於是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
儀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

通鑑綱目卷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漢紀六十五 漢元帝紀

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
子男五里不朝會也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
通也公羊傳疏云春秋說庸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
以名通若畢星之有附耳然甲第徐堅曰宅一第曰第漢
高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霍去病治第田蚡第宅注
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田蚡第宅注
甲諸侯嘉女成帝賜甲乙第第一張放以洛陽城內起第
平恩侯嘉女成帝賜甲乙第第一張放以洛陽城內起第
書法也梁冀會稽王昱不趨道成唐主毀贊拜不名其一
馬溫朝此其一也齊王位不趨侯王上其贊一也大司
也蕭何書賜而備書之至冀則書加而止謂之殊禮
畧之也入朝不趨畧稱殊禮網日凡四書惟冀及會
稽王昱書自則自加而已矣
主淵書自則自加而已矣

壬辰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寘王建于寘攻敬殺之

初西域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拘彌王成國與于寘
王健素有隙謂評子曰寘病癰死拘彌王成國與于寘
故致死耳評子以告寘寘大怒立功名前到于寘設供請建
達令敬隱覈于寘事敬貪立功名前到于寘設供請建
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于寘侯將無殺遂意獨成
國主簿秦牧持刃出前斬于寘侯將無殺遂意獨成
攻不聽斬之而自立為王國人殺之馬達聞之欲擊于寘
帝已死乃斷死亮人頭送敦煌
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也
于寘東三百里拘彌史炤曰朽音烏
前書作朽彌史炤曰朽音烏
之名 音白

地震 ○夏四月孝崇皇后區氏崩

崇右此條 皇字當削
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
欽送制度比恭懷皇后

按和平元年書尊 博園區貴人曰孝

午

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莊縣北二十里即湯與是為三桓之一世執國命者也
宋穆南陽人暉之孫輸作左校注見安帝求初二年

書法

自安帝建安元年書復斷大臣行三年喪至是
三十有四年矣復書聽行而止於刺史二千石

○地震○夏蝗○東海崩
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臨朐山有伯

○封乳母馬惠
乳母封君自王聖始未侯其子也馬惠子

子初為列侯

書法

侯初爵之濫甚矣特書乳母子深譏之

○秋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

關

上林苑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書法

書遂至何遠也凡書獵也桓為何時遊田亦

○泰山琅邪盜起
琅邪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司隸注五年見

書法

元書任城梁國饑人相食矣於是復見

書氏之不
幸甚矣

○夏南陽大水○巴益郡山崩
巴郡名注見周顯王

○秋南匈奴左莫鞬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

主建興三
年蜀國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五

擊破降之

南匈奴張奐左莫健臺督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蜀國
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一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
軍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
率與奐共擊莫健等破之羌豪遺入馬二十匹金鑄
八枚奐以酒酬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橐使金如粟不
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韃臺者左莫健匈奴王號臺者名也莫於六反韃居言
反龜茲縣龜茲音丘慈上郡屬縣名鑄史古曰龜茲國
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鑄金銀器名也但通鑑釋文
制郭璞注山海經云鑄音渠金銀器名也但通鑑釋文

丙申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

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為涼州刺史
○秋鮮卑

戊戌

延熹元年夏五月晦日食

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
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天欲民毀財阜
在止役禁奪則百姓無之誼吟職三光之文耀天
治鑄之議聽民庶無之誼吟職三光之文耀天
家大事所食羣小見無之誼吟職三光之文耀天
衆而無所食羣小見無之誼吟職三光之文耀天
投斤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
尺之錢何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也史昭通鑑呼文曰去聲謂投棄其斤斧而反叛也
攘臂登高遠呼注呼去聲謂投棄其斤斧而反叛也

質實

長沙蠻反

質實

長沙蠻反

蝗○大雩

集覽

大雩天雩也雩者祭也雩水始所出為壇南郊之傍雩五精之帝

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壇南郊之傍雩五精之帝
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水始所出為壇南郊之傍雩五精之帝

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谷在梁冀
冀收考授死於獄中帝由是怒冀

集覽

集覽

配以先帝也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左傳曰龍見而雩注龍
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
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
兩之名祭言大雩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以前春
自青使童男女各帥巫而舞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
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
以其舞雩不得雨也穀梁傳雩為旱者亦稱大雩雩
者或於山川之雩左氏說雩者鄭玄云雩之言吁也嗟
求雨服賈言也名之為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
知二說孰當范言夫為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
過或恐如何說舞而呼雩理恐不然

○秋七月太尉黃瓊免
書法 雩二是大雩始此終綱目書大
○冬十月帝校獵廣
成遂至上林苑
贊 廣成名注
○十二月南匈奴烏桓
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
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
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生氣實
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
不冠使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將帥不忠聚
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無效宜改任牧守去斥蒞殘更
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并涼之患今年租賦私之禍赦罪
始則塞下無除并涼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州刺史大守
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州刺史大守
以億計歲集覽 鷹揚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呂望
錢也漢律更更有三品曰卒更上更中更下更
置吏士而為障蔽謂之候每塞上更錢更曰過更
城伺望烽燧經用經常也
贊 辰即三光謂日月星也
注見安帝永寧元年

以張魚為北中郎將

漢書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眾大恐真安坐
惟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
眾諸胡集覽講誦自若本傳作與弟于講論自若屠各
悉降父休屠王之裔本傳作休屠名注休音朽屠直於反

徵陳龜還龜不食而卒

梁冀與陳龜素有隙徵還代之冀暴虐
日甚龜上疏請誅之不省遂不食而死

書法終綱目不食而卒三龔
勝陳龜辛謚皆節士也

以种嵩為度遼將軍

嵩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悉
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乃去
烽燧除候望邊質實烽燧注見唐太宗貞觀
方晏然無驚質實十三年侯望注同上

亥巳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

質實雁門郡名注上年
秦王政三年見

蜀郡夷

寇魏陵

質實

魏陵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蜀郡即古之
郡廢以縣屬會州大業初屬汶山郡唐武德初置
天寶間改臨翼郡乾元初復為翼州領衛山翼水
縣五代至宋元皆為羗人所據不置州縣本朝初
西羌以古翼州置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直隸四
川指揮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書法安帝嘗書聽大臣行三年喪矣六年而書復斷
桓帝亦書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矣至是

亦六年耳又以復斷書豈古禮之難復
哉人心之不肖可悲矣故綱目悉書之

夏大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后恃姊兄執翁蔡妬忌寵衰無子宮
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疏之憂恚而崩

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書法后葬不地此其書懿陵何不以合葬也故地凡
后葬書地非宜合而不合則不宜合而合者也

否則不宜陵而陵者也終綱目后葬書地七詳宣帝本始三年皆譏也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相尹校五十七人
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
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
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為宛令
之官辭冀冀以實客為託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
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
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
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
箴以風冀怒珣曰管仲樂聞讒之言蕭何乃設書過
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
宣殺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

已女遣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
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不相得者
誰乎衡對單超超入室定議帝齧超齧血為盟冀心疑
於是帝呼超超入室定議帝齧超齧血為盟冀心疑
之使中黃門張勳持節勒承即防其變超收兵請帝御前
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承即防其變超收兵請帝御前
符節送省中使張勳持節勒承即防其變超收兵請帝御前
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
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續孫朗皆坐
阿附滅死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
以為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
覽上第上等第一高者乘輿以行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
言蔡邕獨斷曰天子當乘輿以行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
乘去聲書過之吏貢父曰尊不敢作史馬鹿易形秦二世
三年趙高謂鹿為馬更適猶言改嫁也爾雅釋詁曰如
適之嫁注方言云為馬更適猶言改嫁也爾雅釋詁曰如
衛即唐兩墮注見後左宦即左回天也解見後都候漢
徐璜即徐則虎注見後具璜即具獨坐注見後都候漢

官儀曰左右都候各一人主劍戟士及天子有所收考
官屬斥棄也不用也謂不用而賣之以充王府用今
當屬下句用因也因是
除城天子稅租之半
見周赧王十七年
年崔琦安平人

正謨

按當屬上句

質實

名主

書

於是圍冀第冀自殺書伏誅正其罪也凡上書
冀書伏誅廣等書以罪免其為梁氏之

黨明矣三公皆黨梁氏漢之不危幸哉

發明

梁冀之死滅帝特以恣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
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未有易

然者治其桓斃無復顧慮漢朝諸人蓋亦申告于朝
糾舉本初鴻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殘其
身汙濁其官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
弗暇也是以綱目書伏誅而不去其官僅與竇憲同
科而不與莽卓比者譏漢人之失賊也下書胡質等
皆以罪免則舉朝阿附逆賊之罪尤曉然矣嗚呼誅
逆臣必治其黨急於討賊則以失賊為賊而書法若
此為逆者豈有容足之地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

懼子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封宦者單超等

五人為列侯

冀

一本等

世謂之

集覽

五侯唐衛單超左官徐黃具
援以誅梁冀功五人同封

以黃瓊為大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
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
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
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
滂所劾猥多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汙簡札哉問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實者
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
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郡名注見光武
建武十九年

質實

南汝

徵劾士徐穉姜肱表閔韋著李曇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玄纁徵之不至穉豫章
人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
屢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
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
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
輒負笈赴弔常豫灸一雞以酒漬綿一兩暴乾裹之到
冢隧外以水漬絲白茅藉飯以雞置前穉畢留謁不見
喪主而行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
常同被而寢嘗俱詣郡夜遇盜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
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
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
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在問其故肱託以他
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
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既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卧於
幽闇以被鞞面言肱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閔汝南人安
之玄孫也苦身脩節以耕學為業著京兆人隱居講授
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

身不出隽覽安車車以養其身體類師古曰安車坐乘
道家謂有車方峻端方峻急也舉有道家舉察舉也
通路以葬謂之士負笈注見順帝永建二年家隊掘地
也易繫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
用茅何咎史記作餼漢書作殿並行芮反連續而祭也
祭酌也史記作餼漢書作殿並行芮反連續而祭也
謁句絕史記漢高本紀給為謁何休
云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通刺也
豫章郡名注見武元帝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
二八年注見武元帝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
注見秦二帝三年注見武元帝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
名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注見武元帝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

發明

諸賢不至宜矣列叙書之皆予之也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

名注見秦二帝三年安陽縣

農掾杜衆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秉皆為
 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鉅萬侯覽上鱸五千匹封
 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
 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
 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
 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
 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諱也今官
 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賈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諱乎
 帝怒連雲送獄使管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大鴻臚陳蕃
 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大鴻臚陳蕃
 太常楊東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為請皆
 坐免黜管亦言雲衆狂驚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諱
 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遂皆死獄中黃瓊稱疾不
 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
 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
 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蓋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
 尚書周永素事梁冀黃門與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乃
 陽毀示忠以要爵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

不憤歎書

集覽

移副三府以副本上三公之府移注見
 高帝十一年解體注言不復肅敬也帝
 一也左傳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注言不復肅敬也帝
 者諱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
 陰陽招類使神故禘帝帝者諱也審諱於物也市長周
 禮司市掌市之神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沐茂姓名也上
 復姓楚莊王少子為上官邑大夫

贊

高鄉縣名末詳
 沿革白馬一統

志云漢之縣名屬東郡本春秋時衛之曹邑地隋唐以
 來為滑州附郭國朝省之故城在大名府滑縣西二
 里李雲陵人露布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陝縣
 年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陝縣
 賈之甚矣是故苟出於私雖大將軍子弟與宦
 者並書建和元年雖皇太后兄子與宦者並書皆所以
 賤之也封若而人殺若而人桓之刑賞可知矣令祿
 具官也

發明

其所封者如彼其所殺者如此則漢事從可知
 矣其何待董卓曹操而後見哉書之于冊姑以著

滅亡之漸爾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

書法

超前封侯書宦者以始見也於是再見復書宦者何為車騎借也宦者為車騎將軍而宦官之勢益盛矣宦者為將軍自桓帝始終綱目書宦者為將軍七單超趙忠高力士再書程元振楊復恭歐陽晃惇義將軍不與焉符承祖將軍過矣司空甚哉劉騰李輔國

發明

超書宦者已見於前而不嫌於重復者惡而甚之且以著車騎之職非其人也

○燒當羌反校尉段熲擊破之○以陳蕃為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蕃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

集覽

上象四七宿法二十八宿

繹象纏次也(鄙諺言鄙賤也)諺傳言也猶言俚俗語

以楊秉為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

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執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索之得賊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路客刺羽轡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縱緒必可立得秉對曰乞檻車徵之捕繫維陽匡密令突獄亡走尚書詰秉對曰論作左校種倫亦以他罪

集覽

從事衛羽從事刺史屬官

贊

濟陰郡名注見光武建

校注見順帝永建元年左

元朔八年

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

賜超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管騎士將作大匠
 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
 徐臥虎唐兩百姓皆與盜無異雲編天下民不堪命故多
 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雲編天下民不堪命故多
 為盜賊焉左館兄為河東太守皮氏尹收岐家屬宗親陷
 即日棄官西歸唐衛兄為河東太守皮氏尹收岐家屬宗親陷
 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各賣餅北海市中
 安立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復壁中及諸唐市死
 遇赦乃集覽東園秘器注見哀帝建平四年棺中王具
 敢出帝時張公謹論事有回天之力今以喻左館具獨
 坐軍超傳注謂具驕貴無偶故曰獨坐徐臥虎言徐
 黃如卧虎注漢書墮作隨謂隨意所為不定也通鑑考異
 曰太子賢注漢書墮作隨謂隨意所為不定也通鑑考異
 作兩較與推通音角前書辜推為奸利注推專也言已
 隱曰較與推通音角前書辜推為奸利注推專也言已
 自專之他人取者輒自辜罪也宋祁曰辜推者謂障餘
 人為皮氏縣之長皮氏長京兆趙岐推者謂障餘
 青州有北海郡案北海禹貢青州也今益都府是安丘

注見光武五年正諱左回天今按唐太宗貞觀四年發卒脩
 建武五年遂有回天之元力集覽誤以太宗為漢文帝在
 前故云今以喻左館不之既非漢文亦非張公謹也
 此但言左官勢耳力替實漢百官志云將作大匠一
 能回人主之意耳力替實漢百官志云將作大匠一
 園土木之功丞一人注見末康元年青州安丘縣名注見
 光武五年武建

書法制超宦者也其卒之何病漢也曷為病之賜贈過
 其官東漢諸臣卒不書官者三單超馬病故卒之而削
 貶也收鎮三年張承業五代士午年書卒三楊復光唐僖
 宗中收鎮三年張承業五代士午年書卒三楊復光唐僖
 皆子之也惟單超削其官為譏焉

閏月西羌寇張掖段頽破降之

羌晨薄段頽軍頽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
 退頽追之且闔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

通鑑綱目卷之... 漢高皇帝正嘉三年 五三

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集覽晨薄薄者迫近之義音博積石山注見唐

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集覽見和帝永元十四年

夏五月漢中山崩管覽漢中郡名注見周規王四年注見

陵蠻反管覽長沙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零冬十一

月九真餘寇復反以夏方為交趾刺史降之管覽九真郡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張九韶曰交趾刺史漢初所置領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又注見唐宣宗大

中二年方威惠素著賊相率降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管覽泰山郡名

皇二十八年

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庫火管覽

武庫注見景帝二年

書法自建和二年北宮火徙居南宮於是十四年耳

目書六年火十二年詳安帝建元六年帝凡三書焉

夏以劉矩為太尉

初矩為雍立令以禮化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

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

思訟者感之集覽雍立地志陳留縣有雍立縣古也

輒各罷去管覽一統志云雍立漢之縣初以縣屬陳留郡後魏屬陽

五月有星孛于心集覽孛于心中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封元

把州尋廢五代晉始改祀縣屬周至宋仍曰雍立金復

為祀縣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開封府劉矩沛國蕭人

電○六月地震○岱山及博尤來山裂

山

書法 岱山何東岳也變至四岳非小變矣書山裂始此終綱目四岳書裂一書崩裂一獻帝初平四年

熙五年皆大變也

○秋七月減百官俸資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資字本作貸音**正誤**資王侯半租今按資當音忒待從人求物也

書法 綱目再書益小吏俸矣宣帝神爵三年成帝綏和二年一書增百官俸矣光武建武二十六年

未有書減奉五者是年宋英寅年宋齊乙亥年魏梁己亥年魏復減戊寅年高齊皆國用不足故也惟魏減冗官之俸疾幾知節者焉齊乙亥年西漢之盛也賜天下平租東漢之衰也貸王侯半租未幾而復有田畝稅錢之書則剝及下民矣終綱目書貸錢穀二

是年唐僖宗乾符五年後唐貨民以錢不與焉甲申年○自秦始書令民納粟拜爵拜者自上賜下之辭未稱買也至武帝書詔民得買爵矣買者自下求上之辭未稱賣也於是書賣則求售於下矣至唐僖宗至強貸其錢而除之官

發明 王者富有四海四海之財皆已物也而所為若此書之于册蓋亦見其愚爾

九月以劉龍為司空

考異 九上漏

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
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龍曰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閭至夜不絕或狗吠竟
次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
老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奉送龍曰吾
政邪山在會稽山陰縣東南邪余遮反又注見武帝元
鼎六年吏發求民間徵發取於百姓為去聲人
謂每一

所贊 劉寵年平人宗室丕之子

通鑑綱目卷第...

漢高皇帝征高四年

五

冬諸羌復反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羌寇并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闕貪其功
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五年九官備單車一介之使窮居孤
疏曰臣生長郊野年五十九官備單車一介之使窮居孤
其事有誤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窮居孤
輔宣國威澤以所胃地形兵執佐助諸軍且巨窮居孤
危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越清平勤明孫
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感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
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四年義從注見章帝初五年稽固謂稽留固滯段熲
之軍陸梁猶疆梁也張平子西京賦曰惟獸陸梁又其
泉賦注云陸梁跳也陳后山詩妖狐幻大陸梁邪雍州
之域古西戎地本周公所居於詩為幽國唐置邪州
今屬開城路徐黃曰新平縣東北有幽亭索隱曰幽
即邪也扶風美陽縣是岐注見周顯王八年元官案申
屠嘉傳冗官居其中食人也徐曰無定所執也一如今之
官周書宮中冗食人也徐曰無定所執也一如今之

寅壬

五年春三月皇甫規討沈氏羌降之

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南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
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三萬餘人復通規條奏牧守貪暴
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
萬口皆詣規降先零注見宣帝永寧元年
夏零陵賊入桂陽艾縣賊攻長沙
海賊張伯路寇海濱九郡
則此書入書攻亦傳誤
實贊五年艾縣一統志云漢初

實贊五年艾縣一統志云漢初

實贊

考異

考異

實贊

集覽

所置屬豫章郡晉宋俱因之隋省入建昌縣故城在建昌府寧縣西一百里龍岡坪春秋時魯哀公二年吳公子慶忌出居於

○地震○冬十月武陵蠻反

艾即此
見郡無江陵南郡太守李肅走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蠻夷旗鳴鼓應聲十萬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乎肅殺葵而走微肅棄市復爽門間拜家一人為郎人

覽符守初漢與郡太守一人為符契以為信注見周報王五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

此誤

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稷奏緄以財自憚失大臣節有詔勿効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十一月至長沙賊悉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受降十餘萬荆州平定緄推功於奉

集覽

王左傳曰邗南頰本自周武

也應音覽後百官志云漢置司隸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治河南領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東

於陵反

以楊秉為太尉○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

皇甫規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墜書誚讓規上疏自訟曰臣前奏李翁等五臣支黨半國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交構豪門流謗如物出於私報則文薄易考就臣愚感信如言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薄易考就臣愚感信如言者前世尚遺何罪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爵封今臣還督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

集覽

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論輸左校歸家

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黃且皇甫正憲五年

八五

國立公文書館

卯癸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秋武陟蠻復反郡兵討平之

馮緄坐免

考異

此說

七月武陵蠻復反官素惡馮緄以軍還盜賊復發免之

書

坐也者不當坐者也連書皇甫規破羌降之繼書坐免

宦官之縱橫甚矣書病漢也

發明

段頗破羌召還下獄皇甫規降羌論輸左校馮緄平蠻尋亦坐免漢朝賞罰如此諸賢雖欲相

與戮力其能收乎

冬十月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

考異

提要上作帝

符實

廣成一統志云苑名在南陽府汝州西四十里漢明帝所創周迴百餘里上林苑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况今有三年充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頽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

十二月以周景為司空

時宦官方熾任人充塞列位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八

從之於是條奏枚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魚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漢置使匈奴中郎將一人

初張魚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及規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魚才畧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為魚副從之

以段熲為護羌校尉

西州吏民守關為段熲訟寃者甚眾會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為校尉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

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者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發卒

七年春二月邠鄉侯黃瓊卒

瓊薨謚曰忠四方名士會其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於家徐釋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釋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酌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釋為飲食容問國家事釋不答更問釋孺子其失人乎大源郭泰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大源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絮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可得

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
游雜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
尹李膺膺與泰同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
膺唯與泰同於野與等輩避日容殺雞食夷路泰獨危坐
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曰賢哉遠矣起郭林宗猶減三牲
以草蔬與賓客同飯泰曰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
之具蔬以孟敏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從
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亦勸令遊學陳留申屠屠
或出於工郢陵乘為門士泰奇之後皆為名士自餘
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問范滂曰
諸侯不與交吾不滂曰察人他泰舉有道人徐以書將
曰卒夜觀乾象晝察人他泰舉有道人徐以書將
游曰夫木將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廢徐以書將
悟曰夫木將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廢徐以書將
失之謂曰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將

是足矣允聞而默遺其妻晉文經恃其才智微辟不
去允由是發知允與漢中卿大夫遣門生問疾郎吏
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
雜坐其門三公辟召輒以訪之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
業無聞義以豪與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後並以罪廢陳
小道破義空與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後並以罪廢陳
留仇香至行然黑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
生業為制科令子弟就學賑卹窮寡暮年大化民有
陳元獨與母居令子弟就學賑卹窮寡暮年大化民有
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
守寡養孤苦不能成濟若死有知百歲之後當何
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有知百歲之後當何
以見亡者母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
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
聞在蒲亭陳元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積棘非鸞鳳
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積棘非鸞鳳
里非大賢之室乃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
字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
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使人遊談拜牀
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謂之泰嗟歎起拜牀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下曰君若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雖宴居必正衣服妻子
 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
 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

集覽 郟鄉城名在陽翟
 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穎川郡郟口漢反為飲食為去聲飲食如字讀介於古
 得食食音飲得衣衣去聲服之也季偉茅容字子容
 以相見必因紹介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上公
 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史記魯仲連傳請為紹介注
 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也介不紹介
 故禮云紹介而傳命夷路章懷曰夷平也紹介不紹介
 於度草蔬類也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不紹介無爵師古
 曰介山文公求不得焚山而死韓詩外傳云介無糧餒不
 亡也過曹里梟頭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
 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之乃能行左傳介之推餓死
 介姓推名之語助貞不絕俗顏師古曰柳下惠之類也
 柳下惠春秋時魯公族姓魯字禽字季居柳下惠之類也
 惠因以為號或曰名喜字禽仕僖公為士師三黜不云

紹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稱不羞論語
 何為是栖栖者晦庵曰栖依也李謙齋曰猶皇皇
 也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蒲亭長蒲亭在陳留郡考城
 縣漢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考城縣屬
 陳留今睢州縣史記漢高功臣表有戴侯留縣戴也
 名音再應劭曰漢章改戴曰考城在故陳留縣戴也
 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也挾棘枳似橘周禮曰橘逾淮而為枳是也

正義 隱
 達親今按集覽所引新序韓詩不足為證左傳僖公二
 十四年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
 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注
 曰母子俱隱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注
 柳下惠曰爾為死不出所謂不違親也貞不絕俗而按
 免我哉故此正不絕俗之事集覽不自失焉援而止

質實 陳
 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一統志云鄆陵春秋鄭邑名鄭
 伯克段于鄆秦即此戰國謂之安陵漢始置鄆陵縣屬
 鄆

川郡東魏屬許昌郡北齊省入許昌縣隋改置屬許州
 唐因之宋屬開封府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開封府
 濟陰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
 四年考城東漢之縣名屬陳留郡晉省後魏置考陽縣
 北齊又改為安縣屬濟陰郡隋復為考城縣屬宋州
 唐置東梁州尋廢以縣屬曹州五代晉漢屬開封府宋
 睢州元仍舊屬開封府因之屬開封府

三月隕石于鄆

隕

鄆音戶扶風郡縣古虜國也有瀟水
 宮在鄆一統志云鄆古地名本夏時虜國殷為崇國秦
 馬郡後魏屬京兆郡唐宋金元皆屬鄆縣屬右扶風郡晉屬始平

因舊魏屬京兆郡唐宋金元皆屬鄆縣屬右扶風郡晉屬始平
 郡後魏屬京兆郡唐宋金元皆屬鄆縣屬右扶風郡晉屬始平
 因舊魏屬京兆郡唐宋金元皆屬鄆縣屬右扶風郡晉屬始平

書法

矣綱目書隕石三十有二舍是無書者
 矣綱目書隕石三十有二舍是無書者

夏五月雨雹 ○ 荊州刺史度尚擊桂陽艾縣賊平之

異作擊當

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
 卜陽滿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欲遂擊
 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闕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
 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鮮獵兵喜
 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
 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莫不并
 力耳所亡少何足介意眾感憤踊尚敕令秣馬葦食
 破平之尚出兵三年

破平之尚出兵三年
 羣寇悉平封右鄉侯
 尚尚山陽
 尚尚山陽
 尚尚山陽

冬十月帝如章陵

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
 胡騰言天子無外乘輿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
 史比司錄校尉臣自同郡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蕭然莫
 敢干擾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揚秉上疏曰太微積星
 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校百姓宜割
 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乃止

元年都官從事都官中微積星名為即位太微注見景帝
察舉百官犯法者太微積星名為即位太微注見景帝
後三年積聚也天官書曰五帝座後聚一十五星曰即
位正義曰即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座東北周之元士漢
大光祿中散位議此三署即中是今之尚書宿是也
實陽人騰未

臣類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還宮糞按巡行例曰還

間無異事則不書帝此句上有段類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下漏帝字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隸覽苦縣史

傳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索隱曰地理志苦縣屬淮
陽或謂屬陳國設也苦音恬或音古括地志云苦縣在亳
州谷源縣界有老子宅及廟晉太康地記苦縣屬亳
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屬或作賴屬亦音賴質實
志云苦縣本春秋楚之邑名漢置苦縣屬臨淮郡晉更名
苦縣隋改仙源縣唐曰真源縣隸亳州宋省之故城在

子所生之地後人為立祠於此漢桓帝常命邊韶為文
書法明年而有親祠濯龍之書矣

○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書法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求士者五詳文

書法帝二年帝居其二然未聞有改焉則亦具文而

○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貝瑗為都鄉侯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賊億計揚奏
車微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任給使
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
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
愚以為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
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
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

通鑑綱目卷第廿一 漢紀五十四 漢紀五十四 卷第廿一

無所不統尚書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官司錄韓縯因
奏左煇罪惡及元楚注見其開公具對令其開說與武帝
罪髮侯賈後元二見其開公具對令其開說與武帝
都鄉侯賈後元二見其開公具對令其開說與武帝
具以回對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此左傳文也
年寺人公羊傳定晉文公曰云注為君除惡當盡吾力而
為之吉射者寅與士三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
與士吉射者寅與士三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
此即質實章帝鄉縣名注二年見

書法不專罪三關者矣不深罪何罪不專在三關也
於宦闈者多矣未黨則書宦官而巳宦官者自於拒
帝之篇始則書梁冀末則書宦官而巳宦官者自於拒
始此書賈白志貞書免二石顯侯貶書削官三程元
李敬寔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廢送暴空以憂死
書法不專罪三關者矣不深罪何罪不專在三關也
於宦闈者多矣未黨則書宦官而巳宦官者自於拒
帝之篇始則書梁冀末則書宦官而巳宦官者自於拒
始此書賈白志貞書免二石顯侯貶書削官三程元
李敬寔

詔李膺馮緄劉祐輸作左校

死陵羊元羣罷北海郡賊汗狼籍郡舍濶軒有奇巧亦
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
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一
死中官飛章不誣大詰司農劉祐坐左校無姓名上
美業州郡不誣大詰司農劉祐坐左校無姓名上
科品沒入帝謝怒陳事詣闕通者飛章無姓名上
也飛章表也願師古曰不美業今從來猶言匿名書固
章者若飛來也願師古曰不美業今從來猶言匿名書固
天下良田固猶強占也晉書刁氏專固山澤為京
固必取也

正誤
固猶強占也晉書刁氏專固山澤為京

口之

質實

宛陵縣名注見梁武帝太

書法

也書論輸多矣未有書詔者書詔何未具獄之辭

李膺等詔輸作二

詔壞諸淫祀

特留洛陽王

質實

洛陽令為政得寬猛之宜及卒百

化大行光武即位徵為太傅及卒詔立祠祀之

夏五月太尉秉卒以劉瑜為議郎

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
賢良劉瑜乃至上書言中官不當裂上傳爵嬖女冗食
傷生費國第舍增多窮極奇巧入賊黨官輒誅討貧民
郡考事公行財賂民怨鬱結去入賊黨官輒誅討貧民
或賈行近習之家賓客市買因此暴縱惟陛下開廣諫

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矣
詔問災咎之證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
拜為議郎切**集覽**公世家叙傳曰依之違之周公綏之

是**質實**

東不書姓缺也綱目兩漢諸臣卒不書姓者恒

書法

稱也秉清白忠貞有大臣節不當止從恒稱故

知其缺也

桂陽賊攻零陵度尚擊斬之

考異

此攻字亦當作冠

桂陽賊胡蘭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掾史白球遣家
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
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
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
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詔以為中郎將討擊
擊擊破之賊復還入荆州尚懼為已負乃偽言蒼梧刺史張
入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會赦磐不肯出曰磐實不辜

救無所除如以苟免永受侵辱乃微
尚面對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原之
謂之機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
機巧也亦言如門戶
之樞機開闔有節

段頴擊西羌破之

段頴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
戰勇遂敗散斬首二萬獲數萬人降萬餘落封郿郡侯

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

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不許暢龔之
子也嘗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
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
欲懲惡難以開遠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
禮賢舜舉陶不仁者速化之在德不在
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
武建武二年
十六年

質實

質實

集覽

集覽

八月初歛田畝稅錢

書法 初者何志始也綱目重取民每謹書之是故高
田畝稅錢則書初德宗初晉孝武增民稅米則書初唐定租
庸調則書初德宗初晉孝武增民稅米則書初唐定租
初稅茶則書初德宗初晉孝武增民稅米則書初唐定租
取民也詳漢初戊戌年其始

九月地震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為后時竇融之玄孫武有女
亦為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
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
氏拜武為特進封槐里侯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
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立
政之要記功忘失紀綱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
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遼今三垂蠢動

王旅未振乞原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
 李膺復拜司諫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
 竅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
 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帝召膺詰之
 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
 積不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矣鑊始生之願也
 帝顧讓曰汝第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
 有被其容接者
 名為登龍門云
 邦為憲注吉甫尹吉甫也詩有武憲法也武吉甫萬
 此時大將也吐箋云柔茹之節烝民維綱也剛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之喻人之於敵疆弱維綱也剛柔亦不
 度遼愛惠也永壽二年李膺為度遼將軍到邊羌胡即
 畏服膺以先所掠男女悉送還之三垂蠶動三垂三
 邊垂也杜預曰垂是遠外之名蔡氏書傳曰蠶動也蠶
 蠢然無知之貌合柱夾壁也誅少正卯書傳曰蠶動也蠶

午丙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

二年(風裁)風者雷厲風飛
 之謂裁才代反能鑒別也
 人周宣王時為大將北伐嚴狃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
 吉甫萬邦為憲仲山甫周宣王之臣尹吉甫作詩美之
 以劉寬為尚書令
 寬歷典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厲色吏民
 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
 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
 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
 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
 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
 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
 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纒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
 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纒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
 喪軀誠可痛也臣切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外陰
 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

...

...

...

竊

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

集覽

殷時亦罔或克壽書無逸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注

耽樂之從伐性喪○截趾適履孰云其愚集覽無註

與斯人追欲喪軀皆所引之辭適猶稱也就也言履小

而截趾以就之猶未足為愚何如貪逐淫欲以喪其軀

司隸豫州饑

集覽

應劭曰漢置司隸

死者十四五

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

規欲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

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

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為

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

集覽 數上病也

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富賈張尚自公卿以下莫

不其賤議獲到門宛有富賈張尚自公卿以下莫

執黃門晉陽趙璠收捕既而遇赦璠亦於後

小黃門侯覽使承旨奏當棄市官因緣譖訴璠超

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官因緣譖訴璠超

張儉為督陸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坐冢徐舉

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資財徐璠兄弟子宣為下邳令求故

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棄其女歸射

官訴冤帝大怒超浮並坐髡輸作陳蕃獨上疏曰劉茂

折辱公主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

省之止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治於下矣

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於下

長史以下多至抵罪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

以象設教臣聞天子凶又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聞皇

光其傷枯占天師曰又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聞皇

竹栢夏霜電大兩雷電臣作威作福不出三年天子當

也劉瓚成瑨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

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

春秋以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位

為帝也雉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則天下平陰欲為陽侯

妖人書之瘦三為異也願賜之清間極盡所書奏不省

孔書曰黃門常待天川之人陛下受待魚倍常龍係嗣

未兆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黃老清虛

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之祠黃老清虛

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

女豔婦極天下之麗非肥飲羨單天下之味嗜欲不去
殺罰過理柰何欲如黃老浮屠習浮屠術者而天子
司寇論刑自始平以來臣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
未之好至帝始驚死獄中瓚素剛直有經術閉門不納
時言及之瓚竟死獄中瓚素剛直有經術閉門不納
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
多不養子魁嚴為其制與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
者北有婦人殺子魁嚴為其制與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
寇害入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
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
曰此賈赦教子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河內張成者善風角
占當赦教子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河內張成者善風角
弟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
廷人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
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有也豈有罪名
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比寺
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

漢書卷之九十九

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
 乃往請免之陳蕃後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
 人策免之時與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
 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也
 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與李膺名是為相黨人之所附
 宜坐之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是為相黨人之所附也
 杜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為鄉人每謂之李
 器即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謂之李
 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執無所
 干及太守王昱謂曰劉李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
 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今志義不薦聞惡無言
 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不薦聞惡無言
 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
 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
 不畏疆禦詩烝民篇文注不為懼疆禦梁禦善之也公
 羊傳莊十二年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注禦善之也公
 疆不可禁也猶乳犬攫虎伏雞禱禦矣注禦善之也公
 到門列子黃帝篇得履徒跌而走暨乎門皆忽遽也疑履
 與躍通雋不疑傳暴勝之灑履而起迎即此注見武帝天
 漢三年督郵注見明帝永平七年誠心去惡去上聲本

集覽

旁

作原其誠心在乎去惡歐刀注見安帝延光元年申屠
 嘉召責鄧通申屠複姓其先周幽王申氏兄侯之後及
 孫居安定晉原因氏慢丞相申屠嘉坐府召通責曰通小
 年鄧通居上當斬文帝召通謝丞相此吾弄臣君其釋之
 巨戲殿上當斬文帝召通謝丞相此吾弄臣君其釋之
 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雜陽令董宣叩頭謝主
 之失叱奴下車殺之主訴於上令宣叩頭謝主宣終
 不俯長史已下太尉府有長史掌兵馬皆因蕃而抵罪
 抵罪注見漢王劉邦元年襄楷姓名魯莊公子襄仲之
 後也子孫以謚為氏於占為句占視兆問也房心天宮
 書東宮倉龍房心為明堂天府曰天駟注引春秋說題
 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明堂天府曰天駟注引春秋說題
 辯房心為明堂天府曰天駟注引春秋說題
 心之大星又別為天府及天駟京房易傳京房字君明東
 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及天駟京房易傳京房字君明東
 郡頌丘人受易於梁人焦贛壽西漢時學官也易傳謂
 解說周易之經義者揚士勛曰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
 為京氏為易作傳故曰京房易傳地吐妖左傳地反物
 為妖頌賜清閒於清靜閒暇時願賜召見而極言也清

通鑑綱目卷第十一

漢書卷之六

七

閒史作清間義亦通黃老注見周顯王十八年浮屠
以覺悟羣生也案魏志浮屠正號曰佛者漢言覺也將
聲相近皆西方字其來轉為二音以華言譯之則曰淨
覺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桑中之詩衛
之公主淫亂男女相奔故作是詩以刺之所以不三宿
桑下者三宿則久矣則恐念及期我乎桑中之事也言
浮屠之精誠如此之專至單天下之味單與彈同極盛
也司寇論刑論靈昆反議法也注見文帝六年輸之司
寇傳言相時而動相時而動左傳之文也公孝峯旺字
新息長汝南有新息縣長猶令也案汝南今蔡州是新
息今息州是豫吏欲引南掾俞綸反官屬也欲引南謂
欲向城南案盜賊也劉貢父曰吏當作史名之為賈凡
懷州是史記魏世家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
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
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
故言河內也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是巴善風角善能
雅占風角也風角注見順帝陽嘉三年逮捕注見高帝

夏四月河水清
上病猶言稱病漢書謝病是也威明欲避第仕塗威
明皇甫規字也謂規意欲退歸第宅避仕宦之塗
書法清於桓世其為不祥也審矣綱目書河清二皆
亂季也自漢桓延熹九年至高齊壬午年近四
百年爾則千年一清
之說亦不足信矣

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
以文爵為壇飾淳金釵器
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之若今能及觀能之類釵器釵音口說文以金飾器之
口華蓋晉天文志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
大帝之座故天子之華蓋法而作之崔豹古今注黃帝
與蚩尤戰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
因作華蓋又一說注
見晉書帝永和三年

書法親祠何不當親者也故文帝祠五帝廟書親武
帝祠竈書親桓帝祠老子書親皆不當親而親
書法親祠何不當親者也故文帝祠五帝廟書親武
帝祠竈書親桓帝祠老子書親皆不當親而親

書法親祠何不當親者也故文帝祠五帝廟書親武
帝祠竈書親桓帝祠老子書親皆不當親而親

也者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寇掠九郡。秋七月諸羌復反。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督幽并涼州。殺南陽太守成瑨。大守劉瓚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其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謔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際由是甘陵有南比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暄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唐衡以屬資用為吏滂不召資捶書佐宋零素仰曰范滂清裁零寧受答而死滂不召資捶書佐止於是二郡為謔曰汝南太守范滂受答而死滂不召資捶書佐諸南陽太守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孺太學諸生三萬

九年收掠劉伯莊曰收繫也掠音亮答擊也平署贊曰猶言連署也北寺獄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若盧獄注見安帝永初二年言切句絕謂所言太切直也張鳳等上書訟臣延熹五年下皇甫規獄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其冤各行國常以春月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高密注曰郡國常以春月行所主縣勸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閉門掃軌軌車轍也車輪所輾之迹也閉其門戶而掃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自同寒蟬喻劉勝寂嘿不言也楚辭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冥而無聲賞刑得中善休美也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令問休揚善美之名聞播揚也正誤宿桑下今通並音文運反謂善美之名聞播揚也正誤宿桑下今按釋氏四十二章經云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坐注云樹下思惟求道猶如半舍尚生著故露坐也夫沙門於樹下唯止一宿慎莫再宿即不三宿之意也久之則愛戀質實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宗資南陽人范

通鑑綱目卷第十一

漢和帝紀第六

七

七

正金... 卷之... 七

滂汝南細陽人(成瑨弘農人岑暄棘陽人郭泰介休人) 賈愨(潁川定陵人) 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劉瓚高唐人) 平人(下邳) 縣名注見高帝六年(東海郡) 名注見秦王政 三年(平原) 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新息) 縣名注見魏 帝元始四年(河內) 郡名治野王縣(晉) 因之(後魏) 改 置懷州(唐) 置河內郡(隋) 郡名治野王(唐) 存大業初(廢) 州 河內郡(唐) 初置懷州(治) 野王(城) 天寶初(復) 為(河內) 郡 元初(復) 為(懷州) 屬(河北) 西路(金) 改為(南) 懷 州(又) 置(沁) 南軍(元) 初(復) 為(懷州) 屬(河南) 道(孟) 路(延) 祐(中) 又(改) 懷慶路(本) 朝(改) 為(懷慶府) 隸(河南) 道(杜) 密(穎) 川(陽) 城人(陳) 寔(穎) 川(許) 人(高) 密(縣) 名注見漢(王) 邦(四年) 陽

書

發明

殺書補書遂策免而皆其官皆所以甚帝也然二 百餘人書曰部黨則諸君子亦不得分受其咎矣 之可榮以祿當是時也羣陰用事天子內則為之匪人 之時君子括囊遠道猶懼不免乃欲以一簣之微力

以寶武為城門校尉

考異

以字下漏 后父二字

障頽波橫流之衝雖復明目張膽延頸就戮夫復何 益網目於瑯瑘書殺齊密書補皆不去其官部黨書 下微太尉書策免皆下言其罪 蓋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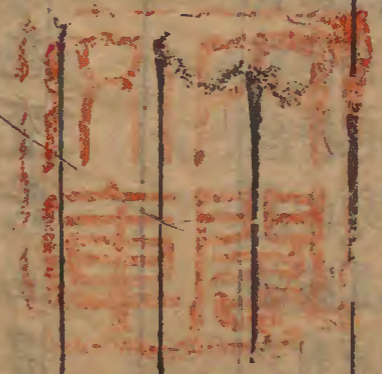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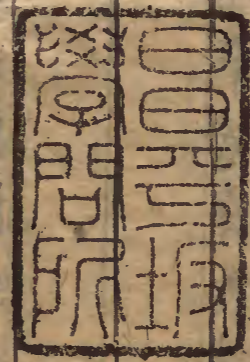
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

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奐誅其首惡慰 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 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 為三部從右北平檀石槐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鮮卑 右北平以西北至西谷各部置大領之(隸) 隸覽(檀) 石(槐) 鮮(卑) 以西至烏孫為西各部置大人領之(隸) 隸覽(檀) 石(槐) 鮮(卑) 作扶見高麗之北挹婁之南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

蓋明... 卷之... 七

通鑑綱目卷第十一
新莽始建國四年(上)谷注見

以占吉凶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其王葬用玉匣又注見
新莽始建國元年(歲)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上)谷注見
見秦王政三年



文獻堂藏

資治通鑑綱目

